

# 不过稍嫌淘气耳

——记黄永玉先生的调皮

周立民

不是在万荷堂,那时候已经在太阳城,黄先生的烟比以往吸得也少了,经常是各自一杯清茶,在聊天。他靠在沙发上,有时候腿伸直,放在沙发伸出的底托上,这样更舒服一点。我坐在他右侧的沙发上,身子侧向黄先生,以便讲话他能听得清楚。

对面墙上,有一段时间挂着一副对联:后来领袖归才子,老去云烟胜画师。他写过:“有一次,钱(锺书)先生看到舍下墙上挂着的太炎先生的对联,我开玩笑地说:‘鲁迅的对联找不到,弄他老师的挂挂。’”(《北向之痛——悼念钱锺书先生》)那时候他们同住南沙沟,说的就是这副对联吧。记得我第一次盯着对联看,黄先生也说过鲁迅老师这话。后来,有人来沪,黄先生托人转交一个信封给我,打开一看是他写的这副对联,细读又觉得字句有些不对,读题款“妄改一二字书赠立民一笑”,哈哈,果然,凭黄先生的智慧,时不时调皮一下,大家收获的不仅仅是意外的幽默。

黄先生一肚子故事,海阔天空,聊什么都会让人兴致盎然。听他聊天,是一种学习,也是享受。那几年,他正在《收获》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,小说写到哪里,写了什么是一个重要的话题;另外一个话题集中在上海和我的朋友。这大概与我来自上海有关,也说明上海确乎是他的心系之地。有一次聊到他的好朋友,另外一位“黄先生”,黄裳,他话还没有出口,就先嘿嘿地笑了起来。他说有一个秘密,黄裳恐怕一辈子也没有弄清楚……哟,有这事儿,我赶忙洗耳恭听: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黄永玉为黄裳刻过一枚藏书票,票面内容,他已经记不清了,然而,票面上有个五线谱,这是他的得意之笔。它不仅仅是画面的装饰,还埋伏了雕刻者的一个小心思。他刻的是《妹妹我爱你》的曲调,不动声色中,他跟老朋友开了一个玩笑。黄先生说:黄裳不识谱,恐怕一辈子也没有发现这个秘密。

在这之前,我看过黄先生在丙戌(2006年)四月为黄裳散文创作七十周年纪念而出版的《来燕榭集外文书》所画的一枚藏书票。票面内容是头发改显稀疏、颇有些大腹便便的黄裳坐在



本文作者拜访黄永玉先生

藤椅上,正在往桌上的烟灰缸里弹烟灰。桌上还有一杯清茶,引人注目的是,黄裳抬起的左臂上一只燕子立在上面,仿佛立足未稳,正振翅调整。再细看,身后高处,有燕窝,里面还有两只雏燕,正伸着头,仿佛在叽咕喳喳……整个画面,从人的神态到燕子的姿态,轻松,俏皮,表达的意思相对直白:黄裳的妻子呢称“小燕”,书斋之“来燕榭”即与此有关,这枚藏书票也取意于此,等于画了黄裳的一家四口。然而,通过五线谱与老朋友开一个亲切的玩笑,却别有韵味,那么,这枚藏书票呢?我没有见黄裳先生用过,黄先生也没有说能找到。这反而勾起了我要找到它看个究竟的心思。

可是,我把《黄永玉全集》的版画卷、各种选集、文集以及可能相关的书刊,翻了遍,一无所得。黄裳的文字中也不见线索,倘若他人还在,向他当面请教,也许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。然而,我永远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。幸好,在当年黄永玉给黄裳的书信中

是留下了一些难得的线索:“燕窝、书票即于日内连水版一并寄上,可找一些好印画纸——半吸油、不反光、不薄也不厚——来印,如有熟人,以半手工方式之圆盘机印一些最好(因木板可直接上圆盘机)。”接着是“稍嫌淘气”地说起“燕窝”:“一般说燕窝即鱼翅燕窝之姿态,轻松,俏皮,表达的意思相对直白:黄裳的妻子呢称‘小燕’,书斋之‘来燕榭’即与此有关,这枚藏书票也取意于此,等于画了黄裳的一家四口。然而,通过五线谱与老朋友开一个亲切的玩笑,却别有韵味,那么,这枚藏书票呢?我没有见黄裳先生用过,黄先生也没有说能找到。这反而勾起了我要找到它看个究竟的心思。”

随后的来信中,黄永玉直接提到书票中的玄机,并称之为“开一不痛不痒之玩笑”;“拙刻书票票子,所谓微言大义者,言重了,只是开一不痛不痒之玩笑耳,程度在不伤大雅之间,放

心可也。”显然,黄裳拿到书票,但是并未破解其中的秘密,这让黄永玉更为得意,他在回信中闪烁其词,背后的窃笑简直要出声了。“弟曾与潘兄言及,黄裳得外古今无一不晓,但五线谱恐未必懂得,正如《水浒》中所云:‘倒也!倒也!’吾兄所‘着’之道,极令弟愉快,可以想象。此五线谱中奥妙,只在屋内细细揣摩,千万别请教音乐行家,否则引起之笑话后果,弟无法负责也。”(1965年10月15日致黄裳信,同前,第376、375页)既是暗示,又在明目张胆地吊黄裳的胃口,黄裳经得起这样的诱惑而不去请教“音乐行家”吗?不知道。只是听说,在《毛毛雨》之后黎锦晖所写的这一首流行歌曲《妹妹我爱你》,在某一段时间曾被认为是健康甚至是黄色歌曲,现在看来,不过歌词中爱“妹妹”的心思表现得赤裸而大胆而已,如歌中有这样的词句:“我愛你的眉毛儿弯弯/又细又长/柳叶儿哪能够比得上”“我愛你的脸蛋儿俏俏/多嫩多娇/梨花儿哪能比得”“黄裳夫妇恩爱爱、燕巢高筑,黄永玉借此跟他们“淘气”一下,也算人与人之间一既谐又雅的趣事。

淘气或调皮,是黄永玉的天性,也是他艺术个性的呈现。他的《永玉六记》《黄永玉·十二生肖》,从句子到配图,哪一条不都是在给正襟危坐挠痒痒?在艺术上,他是不肯按牌出牌,总能让匠匠心以至别有洞天。对于那种太规矩的事情,他不太喜欢。他曾别有趣味地说汪曾祺:“工作得实在好,地道的干部姿态”;又毫不客气地指出,汪曾祺某一时期的文字“没有想象力,没有‘曾祺’,……”(黄永玉1954年6月26日致黄裳信,同前第349页)黄裳用乾隆纸给他写的字,他也直言不讳:“字大不佳,笔势如冬夜洗冷水脚,全无平日来书之潇洒风流也。”(黄永玉1965年3月20日致黄裳信,同前第372页)后来又写“不要馆阁体的”:“你写信时不那么认真,所以极潇洒,字随文活……寄来的条幅,如你面对生人,颇有一本正经的意思,修养功夫虽在,却缺少一点撒泼,一点三大杯酒下肚的妩媚,不像黄某人原来的面孔。……这张字我留着,如果你手气好,给我再来一张怎样,不要馆阁体的,思想上的馆阁体也不要,要

一种书信体,一种法帖型号的。”(黄永玉约1976年7月18日致黄裳信,同前第378页)“潇洒、风流、撒泼,这是黄永玉欣赏的趣味。

黄永玉不拘一格或曰调皮的另外一例,又简单、直接得出人意表。有一次去看他,一进门就进客厅里挂了一幅他刚完成的画,当然不能放过欣赏的机会。这幅画,不是很大,画的是蜘蛛从蛛网上坠下的情景。蛛网,密密的,细如发丝,更绝的是那条下坠的丝线,又细又长又直。我不禁叹服,忙问黄先生这是怎么做到的。他笑着又得意地说:你是第二个问这个问题的人,多年前有个英国来的记者也曾问过。我正等着黄先生给我讲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艺术大道理时,黄先生更加得意地说:你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尺子吗?

他给黄裳刻的那枚藏书票,上穷碧落下黄泉,都没有找到。我只能等待奇迹的出现,几年过去了,日子平平淡淡,奇迹仍然未见。黄先生似乎开始有意地总结一生的劳绩,多次提到要开一个别开生面的百岁画展。2021年冬,“入木——黄永玉木刻展”来沪展出,他一辈子木刻的精华都在这里,面对四百多块木板,他曾感慨:“这一堆的骸骨啊。”我在场中欣赏着不同时期的木刻,大概在后面的某个展厅,一枚小小的作品锁牢了我的目光。画面的中间站在燕窝上的两只硕大的燕子,相对而鸣,在它中间是两只抬着头张着嘴的小燕子。环绕它们的是月亮、太阳、星星,最重要的是左端边缘,是流泻而下的五线谱。票面的下端,是“燕窠所藏”四个大字。——这不就是我苦苦寻找的那枚藏书票吗?我以为相见遥遥无期,不想相逢更让人高兴了。

当时,我正在编写《黄裳书影录》,征得黄先生同意,将它用在书的封面上。去年冬天,书印出,很多人称赞这个封面好。今年1月18日在给黄先生寄书时,附了一封信,我说全赖您的这张藏书票之功……本来打算,春暖花开,去看望黄先生,跟他再聊聊上海、上海的朋友,甚至这张藏书票,两年未见,攒了太多的话想跟老人家说。这一回,幸运没有再垂怜我,黄先生化作白云越走越远了……

2023年6月19日凌晨一时



“文汇报笔会”  
微信公众号

残春夜雨,滴答淅沥,扰得人不能安睡。午夜梦回,在雨声和透进窗隙的街灯的微光里,拼缀梦中碎片,醒了许多。

梦里回到了故乡的村道,和父亲一起去往邻家的人家。父亲说,他们家的老人“张景梅”去世了,我们去看望一下。“张景梅是谁?我好像不认得。”我说。“怎么不认得?你小时候穿过他给的旧棉裤改的裤子。”父亲说。是了,小时候家里穷,我们是时不时接受亲邻周济的经验的。在父亲的讲述中,我眼前模糊出现了一位好像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很老,常年不怎么出门的老人。按照我们这一支张姓宗族的排行,“景”字是我的曾祖辈,要去的也正是同宗的邻家。这说起来,我们果真有过这样一位祖辈吗?不能确定。等我回去了,要记得问问父亲。我在微明和频响的夜室里睁着眼睛想。

梦中父亲带我来到邻家,寒暄过后,意识到这是来作吊,却来不及及之准备,主家门庭冷清,也没有寻常红白喜事时的动静。是出事突然吧?我正想着,父亲已经在问屋里有没有鞭炮,先借一挂给我们放?答复是没有。父亲转而我赶快去买。“去哪儿买?钱呢?”梦中的我要询问,旋即意识到疑问多余:村道上前前后后好几户人家开了商店,而我手上正拿着随时可以电子支付的手机。于是我从邻家阶沿退回几步,转身上了村道。

仿佛也是晚上,村道上没有路灯,两旁住户里似乎通了电,做生意的人家门敞开着,将门前的屋场照亮半扇,映得村道半明半暗,乡邻们在暗影里进出,各忙各的事。我在道路上迟疑,似乎在估量哪一家会有我要的东西,却终于在这似曾相识的景象里迷失,忘记了来意。

这是一条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因农村“拉居民点”而形成的南北向道路,是三列住户间的两条通道中靠西可以走车的古道,宽约3米,长约四五百米。我家位于西侧靠南。犹记得搬家时,我家三开间的木结构祖屋在卸掉梁瓦和板壁后,被几十位壮汉整体抬移至安置到新屋场上的壮观景象。我们在这栋房子里住了几十年,收获了各自的成长,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我们村位于湖南省北部,在楚辞里曾经歌咏过的遗孀有兰的澧浦,是历史悠久的鱼米之乡,县境出土过测定年代在6000年以上的人工稻田和被命名为“城头山”的中国最早的古城遗址,属于由澧水及其支流澧水从古城东出,包裹而连接了今澧县城和津市市的一处洲垸,叫做澧澹的,战争年代的兵家必争之地,七十年代的公社,八九十年代的乡镇,新世纪的街道。

# 长路

张业松

在我们村的公社和乡镇年代,我的世界由纵贯居民点的村道约束和组织。村道向北,尽头是大队部和小学,我在这个方向上来来回去,接受了人生最初的教育,结交了许多同龄伙伴,熟悉了他们每一家的堂屋和室内。往南不远是从大河排灌站引水的太沟,每当夏季农忙,太沟放水如同节日,随着水流的到来,两侧焦渴的农地嗷嗷作响,一路禾苗欢唱;从巨大的涵洞里吸吐而出的河鱼,吸引了成年人捕捞,而我正是混迹其中趁机会戏水的顽童之一。

太沟的名称甚有古意,不知是否由旧有的水道改建而来,沿袭了旧名?总之在我小时候,这条由高堤护卫的沟渠不仅是横贯澧澹北部的农田水利干渠,也是往东通向公社和初级中学、往西通向县城和高级中学的必经之路。初中走读,是真靠走,学校离家5公里,早出晚归,来回10公里徒步。春季泥涂粘鞋,夏季雷电交加,秋季浓雾惊悚,冬季雪滑难行,父母因而担了多少惊,自己为担了受了多少怕,事后想来,统统记不大清了。整个初中阶段,印象最深的无关乎学习,而是一件稀有的耸动的事:两个高年级的逃学生,不知怎么从澧水河里搞到一颗锈迹斑斑的小型未爆弹,为其上稍露一角的黄铜色所诱惑,想要拆开它,拿到学校门前的高压电塔的水泥基座上敲击,导致爆炸,一死一伤。在播打电话都还是电影里偶尔才能见到的稀奇玩意儿年代,这样一件事如何在一天之内耸动乡里,令有孩子在上学上的家长火急后怕,现在也是难以想象了。

高中住校,学校管理严格,只准周末一晚出校活动,离家近的可以回去,父母需要担心的事情少了许多,也日益集中于“钱”的问题。随着世事变迁,父亲加入了社办搬运队去澧水的码头上“出集体工”,可以挣到从农业生产上很难挣到的“活钱”,早出晚归的变成了他,周末回家也难得见上一面;母亲忙里忙外,先是作为“女劳力”同样要挣集体劳动的工分,后来家里分到的责任田——我们那既有水田,也有旱地,农事因而特别“磨人”——也主要由她耕种照管;妹妹们长大了,各自踏上了我所

熟悉的求学之路,成为父母更加忙碌的理由,也使得我们这一家啊,看起来渐渐像是要混出头。

母亲太忙,学校放假我们需要去帮工,尤其是我,作为长子已经可以顶一个“半劳力”,出一天工,可以挣几个年底用于折抵口粮和其他农副产品必需的工分。有一天歇晌,我从家里喝了水出来,仿佛是阔步走在村道上的样子,村头歪脖柳树下歇着乡邻,其中一位在城里读过高中的同宗兄斜睨着我旁人说:“不要小看这双赤脚啊,将来是要穿皮鞋走大城市的。”许是托他吉言,我果然有机会从这条道上走向了大城市。大学有挂号信寄给我的消息传来的那天,我正在水田里参加赶农时抢收抢插的“双抢”,中学的电话打到乡里,乡里的通知送到村里,村里的广播播出通知,劳动的地点离高音喇叭比较远,听清楚了乡的乡邻跑来把我从田里叫起来的时候,我手上抓着秧苗,两腿都是黑泥,是有点懵的状态。那个夏季,我毕业回乡后一头扎进了田地里,

心里不搁事,只是忙着干饭出力,从高考前体检到大学入学后体检,体重增加了整整10公斤,突破60公斤,并从此再也没有下过去。

现在的我,体重在那个基础上又增加了10公斤,并且也是很难再下去了。“大城市”越走越远,小村社越离越远。我们乡地处津澧交通要冲,以往贯穿其间的省级公路位于洲垸南部,跟我们村之间隔着另一片村。九十年代开始城市化改造,县城北部的主干道向东延伸,劈开了我们村的居民点,先是将我们家的屋场占去小半,所幸尚未影响到房屋,反而使我们家成了村道转角的门面房。父母年事渐高,一位从搬运队退回来,一位责任田大半被征收,做了半辈子农民,最后竟有机会“经商”——父亲凭自己的业余木工手艺,利用边角余料打造了一组货柜,当门摆一件,底部安装了滑轮,可以移来移去,就此做起了以往往来乡邻为主顾的油盐生意。同时随着子女各自自立,老屋房间的利用率降低,父母腾出一间出租给新世代“停车借宿”,寻找生意机会的新一代人,所得于家计不无小补。到新世纪初,我们村整体被规划为新城新区,街道进一步拓宽,变成“津澹融城”的主干道“津澹大道”,我们家的屋场整个被占去成为新道路的组成部分,父母的“生意”没了,祖屋也就此拆毁,主体木结构部件被收纳一处,在去功能化后日益朽坏下去。

犹记第一次出门上大学,是父母带着大家子,由村道出发,徒步经太沟送我到县汽车站,然后由父亲陪同到长沙转火车,沿澧公路、轮渡逆走从课本上背熟的洞庭四水,澧沅资沅,那时前两条河流上还没有架桥,全程历经七个多小时,途中需在纪念南宋钟相、杨么起义的汉寿县太子庙吃一顿饭,那也是父亲头一回到省城。第一年寒假回家,途中有惊险的经历,但好歹一个来回路已经熟了,父亲不再坚持,家人送我到县城为止。如此一直到我读完本科留城,读完研究生转城,最后“二广高速”从村东越过,在津澹大道开通出入口,县汽车站也搬到城东,出远门更方便了,可以北上荆州转乘沪蓉高铁,家人为我送行才变更了路径。

母亲在世时,总是父母一起陪我走过离乡的最后行程;母亲离世后,父亲注目离站班车的身影总显得有些孤单。今年春节我最近一次离乡,是妹夫驾车直接从医院送我到车站。那时父亲正要“被出院”,妹妹们代办手续,他是坐在送我的车上,被我阻止下车送进站了吗?今年春天不寻常,整个过得紧张,刚刚过去的事情,记忆也有点恍惚了。

妈妈埋在土里,再也不会回来。父亲转诊大城,有妹妹悉心照料。下一代天各一方,独自学习成长。我是谁,我在哪里,我到底在走着怎样的路呢?风助雨声,时疏时紧。夜正长,梦已醒,我且开灯看会儿书吧,然后努力再睡,明天还有明天的事。

2023年5月27日

# 笔会

狼与猫

(木刻)

黄永玉



# 曾在我家

止庵

这是今年四月头儿上的事。那天我们回到郊外的房子,大概半个多月没来了。收拾院子时,突然有只黑猫从墙边的水缸里跃身跳出,奔逸而去。再看缸底,竟有一窝小猫。那口缸约八厘米米深,过冬曾用以储存苹果,底下放了个塑料袋,里面垫了块厚布。我们去去年秋末开车去顺义山里游玩,路过陈各庄,就是老舍绝笔《陈各庄上养猪多》描写的地方,还在道旁果农的摊上买了不少苹果。上一次回来已把缸里的东西取出,团了盖了盖儿了。现在小猫们挤成一团,偏处一侧,细数共有六只,尚未睁开眼睛,相互拱拱的,其中一只竭力爬到别的猫上面。另一侧空着,当是母猫喂奶时置身所在。

我们尚不打算马上在此居住,不知道把这些猫怎么办,遂打电话请教朋友。朋友说,最好不要碰它们,沾了人味儿,可能会被母猫抛弃。夜里气温尚凉,不妨在旁边摆个纸盆,垫些豆类,猫一家也许愿意搬过来。还可放置点猫粮,再搁盆水。另有朋友提醒,万一下雨,小猫躲在缸中无法逃生。我查天气预报,半月之内均无雨,但这是将缸挪到屋檐底下。临走前我再去看了一下。没等接近,黑暗之中那只母猫腾地窜出,后腿蹬了缸沿,相当有力,整口缸都晃动了。我不敢更行惊扰,什么也没做就离开了。

说来还是不太放心,第二天我们又回来了。缸里已经空空如也,都搬走了。原来垫的那块布还算干净,小猫或许并非生于于此,只是一度寄居而已。无端干扰了它们的生活,心中不免有些歉疚。朋友说,这证明人家自有能力照顾一切。我说,母猫连一口走六只小猫,如此往返,怕是要折腾一夜。朋友说,猫有地盘意识,估摸搬得不远,一会儿就完事了。过了几天,我收到了曾建议我放纸箱的那位朋友寄来的一个折叠式露天猫屋。无奈它们一去不返。

前不久我在“抖音生活者说”直播中看到一则纪实短片,讲的是一位理工男,毕业做程序,决意离职专门救猫,“没有这个职业,咱就发明这个职业。”五年里救了两千多只濒临绝境的猫。现在“猫咪消防员”真的成了一项职业,他也有了同事。很多网友都来分享自己与小动物相处的点滴,很见人类的善意。曾在我家的猫妈妈和六个幼崽生死未卜,我常常惦念不安,看了不免心生感慨。这组纪实短片的主题是“致每一个好好生活的人”。我想,好好生活,总要落实到好好对待自己,对待别人,对待这个世界,包括小猫小狗之类动物在内。爱护动物的人未必有爱人之心,但虐待动物的人应该也不会好好对待人罢。

短片里“猫咪消防员”讲了一件事:最初他的救猫之举无人理解,甚至被骂哭了,“那个晚上我身边也有猫,它跑来缩到我怀里,然后发出咕咕咕咕的声音,这就是相互治愈罢。”我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养命(结局版)》里,女主人公叶生也养了一只猫:

叶生坐在单人沙发上,那只猫走过来,一下跳到她腿上,接着就打起瞌睡,仿佛她的腿只是凳子之类的东西。叶生凑过去亲它的脸,猫的态度照样漠然,甚至不很耐烦。叶生说,有一回我妈妈的忌日,去八宝山扫墓回来,在胡同里看见这只流浪猫,就抱回来了。那会儿它还很小,走路两条后腿向外一撇一撇的。爸爸不喜欢猫,怕把他的书抓坏了,又怕咬他的花,说好第二天送给人家。那天晚上那特别孤单,这只猫忽然来到床前,蹲在那儿。我看着它,它跳到床上,动作很轻,好像尽量不吓着我,也不让我反感。我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,它钻进被窝,就在我身边躺下,头也枕在枕头上,一声不响地睡着了。这对我真是莫大的安慰,当时眼泪都出来了。第二天我告诉爸爸,我要留下这只猫。爸爸说好吧,但别让它上楼。张姨把猫领到楼梯前,在它的脑袋上狠狠敲了一下。我看着很心疼,但它居然记住了,从不上楼。只是常蹲在楼梯前,歪着头望着上面。

这里小猫跳上床、睡在枕边的细节,乃是我自己从前养猫有过的经历,恰与“猫咪消防员”所述无不吻合之处。那是三十多年的事,后来这只猫走失,我很难过,从此不再养了。发现缸里有猫那晚,我倒是想过等它们稍大些托付给谁,自家是留下一只。我很喜欢猫,这么些年没养是担心留情,一旦丧失不面对。猫一家搬走后,朋友对我说,也许什么时候会看见一只小猫带着那一队小猫走过花园,或者几只小猫在那儿玩耍。在我这份期待过了许久方才淡去。